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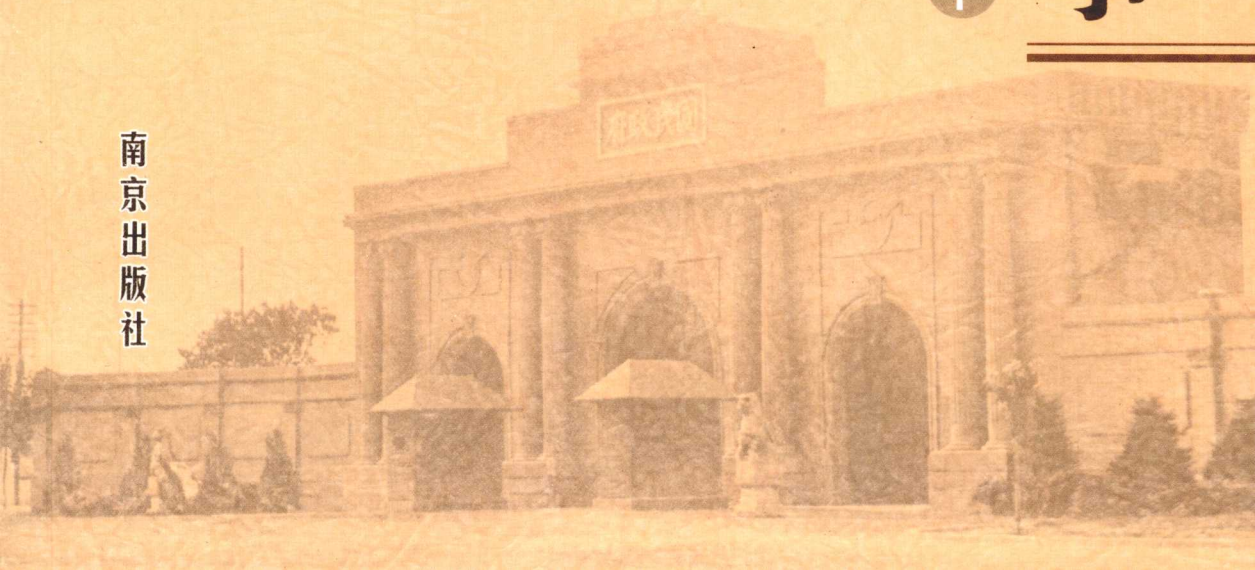


南京民国建筑的故事

主编 叶皓

下

南京出版社





目 录

CONTENTS

(上册)

001 / 我爱南京（代序） / 叶皓

001 / 前言

001 / 民国第一会堂：国民大会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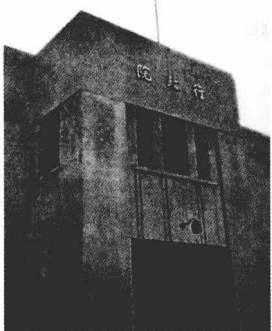
010 / 徒有虚名的“艺术殿堂”：国立美术陈列馆

013 / 守护南京的“鹰犬”：首都卫戍司令部

017 / 民国政权的中枢：国民政府（总统府）



国民大会堂



东箭道行政院北楼

030 / 合署办公：国民政府行政院、社会部、地政部、水利部、侨务委员会

038 / 与狼共舞：中共代表团办事处

042 / 少小离家老大回：白崇禧公馆

045 / 民国南京第一大道：中山大道

053 / 军统特务潜伏的基地：交通银行南京分行

058 / 江浙资本家实力的象征：浙江兴业银行南京分行

060 / “党国”喉舌：中央通讯社

063 / 东亚第一台：中央广播电台

069 / 改革币制：国民政府财政部

072 / 名流云集：中央饭店

077 / 民国第一国立医院：中央医院

082 / “四不象”机构：励志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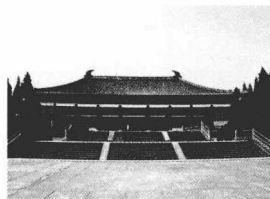
交通银行南京分行大门

090 / 民国“西宫”：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

095 / 民国“东宫”：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

098 / 追寻文明的印记：国立中央博物院

102 / 南京的东大门：中山门



国立中央博物院旧址



福昌饭店

105 / 官商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南京分行

107 / 民国南京第一高楼：福昌饭店

111 / 悲惨的难民营：国民政府司法院、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

115 / 青年“教父”：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青年部

117 / 弱国无外交：国民政府外交部

122 / 双楼竞辉：熊式辉公馆

124 / 高朋满座：于右任公馆

129 / 接洽日军投降：华侨招待所

133 / 法网恢恢：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检察署

137 / 你方唱罢我登场：国民政府立法院、伪维新政府
督办南京市政公署、汪伪南京特别市政府

141 / 民国南京最豪华的宾馆：首都饭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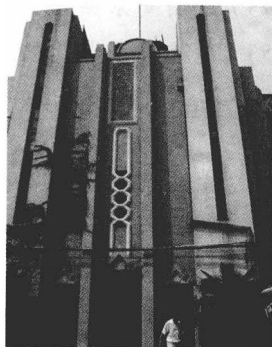
143 / 寂寞的双楼：土耳其大使馆

145 / 工业先导：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

148 / 孤独的门楼：国民政府军政部、联勤总部



外交部



最高法院

- 150 / 富丽堂皇的建筑：国民政府行政院
 154 / 民以食为天：国民政府粮食部
 157 / 中外名流的沙龙：国际联欢社
 161 / 逝去的大屋顶：国民政府交通部、中华邮政总局
 165 / 民国南京的咽喉：挹江门
 167 / 屠城血证：基督教道胜堂
 169 / 南京最早的西方人开的饭店：扬子饭店



国际联欢社



挹江门



大华大戏院内景

- 172 / 民国南京最大的戏院：大华大戏院

- 175 / 都市中的“茅草屋”：宋子文公馆
 180 / 我国第一座现代气象台：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气象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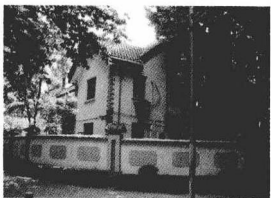


宋子文公馆

- 182 / 民国最高科研机构：国立中央研究院
 190 / 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发源地：国民政府考试院
 198 / 卖国者的罪证：还都纪念塔
 199 / 民国南京第一佛塔：三藏塔



三藏塔与玄奘雕塑



中英文化协会

- 201 / 民国第一个对外文化交流组织：中英文化协会
 203 / 回天乏术：美军顾问团公寓

206 / 看不见的战线：国民政府卫生部

208 / 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会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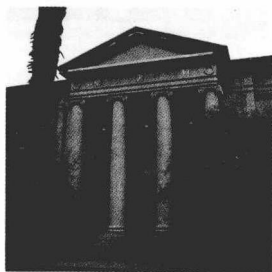
215 / 内战的发动机：国民政府国防部

218 / 蒋介石官邸：憩庐



憩庐

223 / 揭开地球的奥秘：中央地质调查所地质矿产陈列馆



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

227 / 百年树人：国民政府教育部

231 / 传薪播火：国立中央图书馆

234 / 星光闪烁：杨廷宝故居

237 / 旧日王谢堂前燕：谭延闿公馆

239 / 民国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

253 / 南京最大的教会学校：金陵大学

264 / 公馆政治：何应钦公馆

267 / 《大地》从这里产生：赛珍珠故居

272 / 穿长袍马褂的教会学校校长：陈裕光故居



金陵大学北大楼

(下 册)

275 / 西门子难民收容所：拉贝故居

280 / 书香阵阵：中华书局南京分店

282 / 劫后余生：基督教圣保罗堂

285 / 永不消逝的电波：南京电信局

287 / 文化的盛宴：公余联欢社



基督教圣保罗堂



中南银行南京分行

290 / 寿终正寝：中国银行南京分行

293 / 旧颜未改：中南银行南京分行

295 / 润物细无声：基督教青年会

298 / 百年名校：育群中学

300 / 南京最早的商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302 / 南京现存最早的邮局：建康路邮政支局

305 / 民国南京最堂皇的剧场：首都大戏院

307 / 人间魔窟：中央宪兵司令部



中央宪兵司令部

310 / 西方文化渗透的象征：基督教百年堂

312 / 冯玉祥亲题奠基碑：基督教莫愁路堂

315 / 国民党政治人才的培训基地：国立中央政治学校

318 / 国宝迁移的中转站：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南京古物保存库

321 / 危巢“无枫堂”：徐悲鸿故居

325 / 杀机四伏：李宗仁公馆



莫愁路堂内景



中央政治学校



金陵女子大学 300 号楼

331 / 风韵犹存：比利时公使馆

333 / 左右逢源：孔祥熙公馆

337 / 失败的调停：马歇尔公馆

341 / 不同的遭遇：瑞士公使馆

343 / 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金陵女子大学

350 / 民国私人藏书楼：泽存书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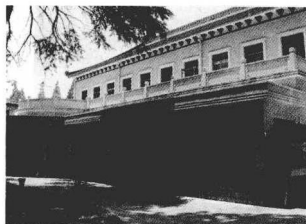
352 / 仓皇辞庙：阎锡山公馆

355 / 喜忧参半：苏联大使馆

357 / 淡定自若：澳大利亚大使馆

358 / 军中圣人：顾祝同公馆

360 / 汪伪巢穴：汪精卫公馆



阎锡山公馆



汪精卫公馆

- 363 / 孤独的殉道者：陈布雷公馆
366 / 英雄气短：薛岳公馆
368 / 别具一格的尖屋顶：熊斌公馆
371 / 旧貌新颜：张笃伦公馆



熊斌公馆



钮永建公馆

373 / 别了！司徒雷登：美国大使馆

378 / 红墙风雨：钮永建公馆

380 / 学而优则仕：朱家骅故居

- 382 / 航空泰斗：周至柔公馆
384 / 文官的典范：杭立武公馆



周至柔公馆



竺可桢故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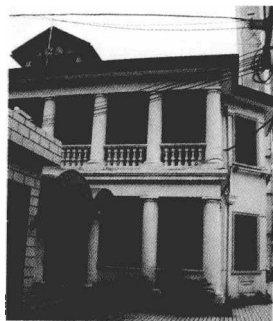
386 / 王牌军的末日：汤恩伯公馆

388 / 学者的风范：竺可桢故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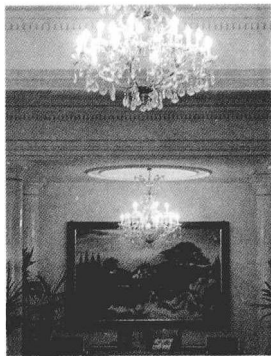
390 / 低调俱乐部：周佛海公馆

393 / 国耻难忘：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

- 396 / 延安的触角：八路军驻京办事处
399 / 没落的贵族：法国大使馆
402 / 海军掌门人：桂永清公馆
404 / 民国教科书的摇篮：国立编译馆



高云岭法国大使馆



英国大使馆内景

407 / 风车王国的大屋顶：荷兰大使馆

409 / 宪兵之父：谷正伦公馆

411 / 日不落帝国的标志：英国大使馆

414 / 神社的孑遗：中国童子军总会

418 / 文物迁台：翁文灏公馆

421 / 桂系干将：李品仙公馆

423 / 蒋介石的幕后高参：戴季陶公馆

425 / 置房也疯狂：刘峙公馆



中国童子军总会



国史馆

428 / “蒋家天下陈家党”：陈果夫、陈立夫公馆

434 / 《兰亭序》真伪之争：高二适故居

436 / 闹中取静：童寯故居

438 / 拼命三郎：邱清泉公馆

440 / 青史留名：国史馆

443 / 家书抵万金：江苏邮政管理局

446 / 金融的实力：中国银行下关分行

448 / 南京门户：南京下关车站

452 / 人间地狱：中央军人监狱

457 / 温泉别墅：汤山主席官邸



江苏邮政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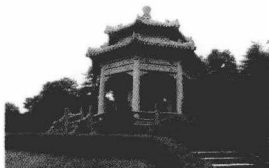
中山陵鸟瞰

- 462 / 警世钟：中山陵
- 480 / 民国政坛不倒翁：谭延闿墓
- 487 / 生死相依：廖仲恺、何香凝之墓
- 492 / 青山有幸：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

- 499 / 再现中山先生的一生：藏经楼
- 502 /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音乐台
- 506 / 人间仙境：流徽榭
- 508 / 一方胜景：行健亭
- 510 / 高山仰止：仰止亭
- 512 / 巧夺天工：光化亭
- 514 / 蒋介石墓地：正气亭
- 517 / 赏梅胜境：观梅轩
- 520 / 珠联璧合：孝经鼎和石台
- 523 / 相映生辉：宝公塔和志公殿



行健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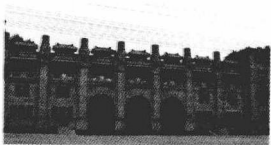


光化亭



紫金山天文台本部

- 526 / 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摇篮：国立紫金山天文台
- 537 / 欧美风情：孙科公馆
- 542 / 南京最女性化的建筑：美龄宫
- 549 / 中国第一座植物园：总理陵园纪念植物园
- 553 / 远东第一：中央体育场
- 563 / 培育希望的种子：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
- 568 / 阅尽沧桑：陵园邮局



中央体育场

- 571 / 参考资料
- 573 / 后 记

西门子难民收容所：拉贝故居

(广州路小粉桥1号)

广州路小粉桥1号拉贝故居是一座普普通通的民国建筑，也是一座富有传奇色彩的民国建筑。上个世纪90年代，在南京城市建设过程中，为缓解中山路的交通压力，拟拓宽鼓楼至广州路之间的天津路和小粉桥，这座很不起眼的建筑差点成了推土机下的牺牲品。那么，是什么力量使它得以留存下来？这就是故居主人拉贝的光辉。

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1882～1950年），1882年11月23日出生于德国汉堡。早年丧父，初中毕业就离开学校，在一家出口商行当学徒。不久前往非洲，在一家英国公司工作，学了一口流利的英语。1906年因染疟疾回国。1908年到中国，次年在北京与青年时的女友结婚。他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公司的雇员，先后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经商。拉贝和他的家人在中国生活了整整30年，他的子女和外孙女均出生在中国。他们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处在内忧外患中的中国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1931年，拉贝担任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经理。1934年，它在南京建立了一所德国学校，任该校理事会理事长。1937年日军进攻南京前夕，他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并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在当时极其危险艰难的战争环境中，他和一些国际友人四处奔走呼号，奋不顾身地抗议和尽其所能地阻止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疯狂施暴，被南京人视为“活菩萨”。拉贝等人设立的南京安全区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



拉贝

所。在他自己的住宅和庭院——西门子难民收容所里，也挤进了数百名中国难民，受到保护。

广州路小粉桥1号（原小桃园10号）拉贝故居，原是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中国农业改进所所长谢家声的房产。1934年，谢家声以其妻子谢汤氏之名，申请土地兴建而成。占地面积2.858亩，约为1905平方米。计有西式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1栋13间，西式平房一进6间，汽车库2间，共计21间。房屋建成后，谢家声因另外还有一处房产，就将这处房产租给了拉贝。拉贝是1931年11月2日来到南京的，当时租住在下关一个简陋的房子里。后来迁到这里，一直居住到1938年2月回国。其间，他的夫人、女儿和孙女儿曾经多次来南京与他团聚。

拉贝故居的一楼是会客室和餐厅，二楼是拉贝的书房、卧室和浴室，在二楼之上有一个小阁楼。1936年11月底，拉贝的同胞、德国前驻华大使埃尔温·维克特到南京来拜访拉贝的时候，拉贝公馆给他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他在《约翰·拉贝其人》一文中回忆道：“经过南京市雄伟的城门，来到了拉贝的家。这是一座简陋的别墅，副楼是办公室。……并且在客人的房间里为我铺了一张床。他们留我在他家过了一个星期，比我原计划的还要长。我们一块儿去电影院看了一部美国电影。晚上我们总是坐在客厅里，听拉贝讲述他在中国的岁月，关于中国人的情况，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他们的行为举止，拉贝还介绍了中国许多奇特的国内政策和蒋介石的政府以及这个国家的腐败情况，德国的军事顾问当然也是话题之一。”

在这里，拉贝先生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事业蒸蒸日上，周围居民对他热情友善。然而，日军进攻南京的枪炮声和飞机的轰炸声打破了拉贝先生宁静的生活。

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之前，为了防止日军的炮弹袭击和飞机轰炸，拉贝请人在院内挖了一个防空洞，并在院子里撑起一块长6米、宽3米的帆布，上面画有卍字和德国国社党（即纳粹党）党旗。南京沦陷后，拉贝故居——这座在《拉贝日记》中被称作“小桃园”或“农科作物系”的院子里安置了大约有300名难民，最多的时候拥入了602名难民。难民们认为拉贝家是最安全、最保险的地方。从此，拉贝故居又有了一个新



拉贝故居

的名字——西门子难民收容所。

当拉贝在家的時候，他會利用自己是德國人（德國與日本在二戰時同為軸心國成員）的特殊身份，冒着生命危險痛斥翻牆而入的日本兵。然而，當拉貝外出處理各種事務的時候，他家里的安全狀況則非常糟糕。他在家門口張貼的日文布告根本起不了作用，大部分日本兵照樣翻牆而入，搶劫財物，強姦婦女，為所欲為。最為典型的一次是1937年的12月19日，當晚18時，6名日本兵趁黑翻牆進入拉貝的院子裡。拉貝用手电筒照着其中一名日本兵的脸，這名日本兵惱羞成怒，拔出手槍，對准拉貝。拉貝臨危不懼，用自己的卍字袖章鎮住了這名日本兵，並喝令所有的日本兵從牆上原路爬出去。諸如此類的事例還有很多。1938年1月，拉貝給住在天津女兒家中的妻子多拉的信中寫道：“我整天都在總部里，即國際委員會的辦公室里為難民區工作，這裡離德國大使館不遠。我還是住在小桃園的家里，在這裡我已經擋住了日本兵的騷擾恐怕有100次了。”

在拉貝家避難的難民中，有很多孕婦，其中有两个孕婦，在12月28、29號，分別在草棚中生下了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當時生下孩子的时候，

没有医生，没有护士，没有接生婆，甚至连小孩子的衣服都没有，只有几块肮脏的破布，拉贝看了非常辛酸，他用自己和妻子的爱称，给他们分别取名为约翰尼和多拉，并送给每对夫妇10元钱。这两个幸运的孩子如果今天还健在的话，应该是70多岁的老人了。

在拉贝故居里面，曾经还收容过一名受伤的国民党飞行员，叫王光汉，当时躲在二楼。有一次日本兵到拉贝家来骚扰，当时是想抓妇女，几个妇女就往二楼跑，在跑的过程中，幸亏拉贝听到动静，从二楼走了下来，否则日本兵如果追到楼上去，发现了有国民党飞行员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后来拉贝在离开中国的时候，王光汉化装成拉贝的佣人，跟着他离开了南京。

在日军占领下的南京城，恐怖、死亡、血腥、屠杀、混乱、无序并没有吓倒这位56岁的德意志硬汉，身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拉贝实际上充当了南京市代理市长的角色。

1938年的新年，在拉贝家的院子里，难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向拉贝三鞠躬，献给他一块大红绸布，上面写着“您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难民们用这种虔诚的语言来表达他们对拉贝救命之恩的感激。

拉贝在南京亲身目击南京大屠杀所写的真实记录——《拉贝日记》（又名《敌机飞临南京》），就是在这座建筑中完成的。其中所记述的，都是拉贝的亲历亲见亲闻。这些文字对中日交战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政治是非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拉贝的祖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日本的盟国，他本人是德国国社党南京小组的负责人。这就使他的记述具有别人难以代替的特殊作用。当然，由于拉贝当时活动的范围主要在南京安全区内，又只是他个人和他周围人的所见所闻，这本日记不可能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全过程作出完整的系统的评估。尽管如此，《拉贝日记》仍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它是对侵华日军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的血泪控诉，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严重罪行的有力证词。

1938年2月底，拉贝奉西门子公司之命，离开南京。4月，回到德国以后，他多次发表演讲，揭露日军在南京烧杀淫掠的残暴行径。德国纳粹当局考虑到和日本的战略伙伴关系，命令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将拉贝逮捕，勒令他以后封口。1948年，65岁的拉贝退休。1950年1月5日，

拉贝在德国柏林去世。在去世前几年，因为德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当时柏林的生活情况极为糟糕，面包、食品极为缺乏。当中国人民尤其是南京人民知道拉贝先生所处的困境以后，纷纷捐款、捐物。从1945年开始，就不断地给拉贝先生寄钱，寄食品，帮助拉贝先生度过了人生中最后一段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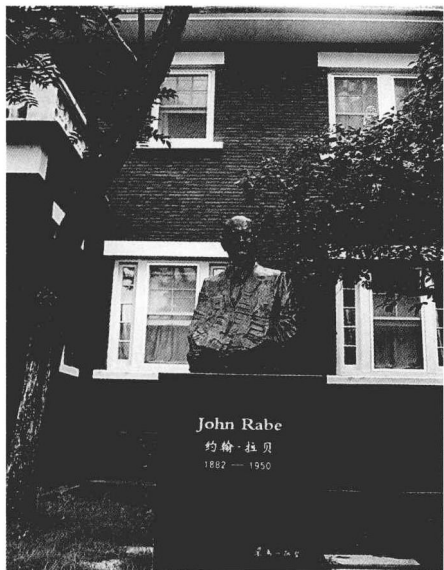
拉贝回国后，这座房屋随之也换了新的主人。1947年，谢家声将这处房产出租给美国基督教宣教会。1949年10月，又出租给华昌木行。1951年出租给美国圣公会。此后，便成为南京大学教师住宅。

拉贝作为一个德国商人，甚至是一名纳粹党员，以他的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精神在中国参与了反对日本法西斯暴行的斗争，对中国人民给予了极其可贵的援助。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可亲可敬的国际友人。《拉贝日记》的出版和他的这些斗争事迹的传播，再一次向世人昭示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文明必将战胜野蛮的历史真理。

南京人民始终怀念约翰·拉贝先生，并把他看作是正义的代表和仁爱的典范。1997年3月28日，中央电视台向全国人民介绍了这座具有历史意义和纪念意义的建筑。同年5月，拉贝的墓碑从柏林运到南京，安置在南京江东门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供世人瞻仰。2003年9月，时任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在访问南京大学时，得知拉贝事迹，回国后，亲自推动和促进拉贝故居修缮、改建计划。如今，拉贝故居已经辟为“南京大学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和“南京大学拉贝国际和平与冲突化解研究交流中心”，并在庭院内竖起了一尊栩栩如生的拉贝先生半身雕塑。

拉贝先生虽然远离我们而去，但在南京，有关“活菩萨”拉贝70年前拯救南京难民的故事仍在广泛流传。

2006年6月5日，拉贝故居被江苏省人民政府列为第六批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拉贝故居

书香阵阵：中华书局南京分店

(太平南路 220 号)

中华书局南京分店位于太平南路 220 号，高 3 层，建于 1935 年。现为南京古旧书店。

民国时期，南京的太平南路大行宫、杨公井一带，书店云集，号称

